

漢光武帝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光武帝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光武帝/宋福聚著. —2 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80-0

I. ①汉…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997 号

汉光武帝

作 者 宋福聚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内忧外患翩翩一少年	1
第 二 章	上下求索出路在何方	8
第 三 章	世事纷扰中情窦初开	13
第 四 章	美人落难时大显智勇	22
第 五 章	山雨欲来隐忍藏大志	27
第 六 章	危乱仍沉稳牛刀小试	32
第 七 章	骑牛将军万里征途远	41
第 八 章	家破人亡的悲惨局面	49
第 九 章	联兵暗酿着内讧杀机	56
第 十 章	突然而至的致命内乱	63
第十一章	风雨飘摇中步履薄冰	71
第十二章	突重围成就一世英名	78
第十三章	以少胜多创千古奇迹	85
第十四章	胜败瞬间因小人逆转	93
第十五章	另谋出路坎坷费踌躇	101
第十六章	大智若愚荣辱置身外	110
第十七章	出巡河北如潜龙飞天	117

第十八章	延揽豪杰似雪中送炭	126
第十九章	离奇道人引来的祸端	133
第二十章	万难齐至生死悬一线	143
第二十一章	顾全大局痛做负心汉	150
第二十二章	时机难以把握的决裂	157
第二十三章	残山剩水群雄竞逐鹿	167
第二十四章	反反复复英雄多磨难	176
第二十五章	曲曲折折汉室得重建	186
第二十六章	纳仇敌再显宽宏胸怀	194
第二十七章	吉凶逆料战祸起边庭	204
第二十八章	刺客行凶纷争生内宫	213
第二十九章	儿女情长难息后宫怨	222
第三十章	柔术治国再唱大风歌	230
后 记		237

第一章 内忧外患翩翩一少年

鹅黄姹紫，落英缤纷，阳光明媚。这一天在暮春季节里应该算是比较晴朗了，大街小巷沉浸在暖风和畅中，昏昏欲睡。汝南郡郡所南顿县街头，行人寥寥，白中透着黄晕的阳光下，杨柳迎风拂摆，枝叶婆娑，静寂而空旷。

走过一个十字街口，路东头有株苍翠的柳树，亭亭如盖的柳枝下，掩映着一侧的红墙碧瓦。这里就是南顿县县令刘钦的署衙。衙门不大，小巧精致的飞檐斗拱上，琉璃瓦熠熠闪光。从门口直走进去，就是平日审案的公堂。公堂旁侧有个角门，一条曲折幽径通向里院。里院方方正正，面积不大，却自有一番天地。处处树木叠翠，相映成趣，正中有幢两层小楼，坐北朝南，一缕缕红光遍洒屋脊，屋脊两端的飞鱼似乎跃跃欲飞，整个小院简洁而明快。

刘钦今天公务不忙，大清早起来，沿院落溜达了半个时辰，在院子正中的石头方桌前坐下，招呼妻儿一块儿吃饭。刘钦在南顿县当县令已经有些年头，日子过得本也富裕，但他崇尚墨家学说，向来主张节俭，每天的饭食和平常家庭并没什么两样，不论长幼尊卑，都围在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丝毫看不出大老爷派头。

刘妈从旁侧厨房中端出饭菜，一样一样地摆在石桌上。刘妈是刘钦的远房亲戚，因家乡连年天灾，丈夫、儿子外出逃荒，一去再无消息，自己无依无靠，便来投奔刘钦，干干家务活打打下手，平日里慢声细语地讲讲乡下趣事，倒也颇受孩子们喜欢。

夫人樊娴都是南阳郡望族樊重的女儿，性情温和，知书达理，是刘钦的贤内助。他们共有六个儿女，年龄不大不小，正是读书求学的时候。不过，刘钦并没请私塾先生，六个儿女和侄子刘嘉的礼仪诗书，都出自她手。或许是受了她的影响，孩子们也都遇事谦恭明理，个个文质彬彬，全无纨绔气息。

刘钦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这天，一家人吃着饭，他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询问他们近来在忙什么。

小儿子刘秀最为调皮，他扭动着身子，不时伸手抚弄一下身边的小草。刘缤看在眼里，心中老大不痛快。身为长兄，刘缤虽然疼爱几个弟弟，但遇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他教训起他们来也不留情，因此，几个弟弟都敬怕他如同敬怕爹爹。唯独这个最小的弟弟刘秀，软硬不吃，碰到他做错事，你刚拉下脸来要训斥几句，他却看着你哧哧地笑，满脸稚气无辜，弄得你再发不成火，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声无息，自己反倒觉得没趣，最让刘缤头疼。今天正好趁父亲在，心情也不错，赶紧参他刘秀一本，也好解解自己的怨气。

“爹爹，近来几个弟弟都勤于修文习武，长进不小。可刘秀总是偷懒，还老爱侍弄稼穡坪里的几根破禾苗，好时光都给荒废了。照这样下去，玩物丧志，连家业也继承不了，更别说什么光宗耀祖！”刘缤到底年轻，颇有几分义愤填膺。

刘钦频频点头，听他发完了牢骚，缓缓放下碗筷，叫着刘秀的字轻声问：“文叔，你是不是不听你大哥的话了，你自己说，你每天都干什么？”

刘秀听父亲问到自己，眨眨眼睛却不开口。

樊夫人见老爷要训刘秀，生怕闹得大家都不痛快，赶紧打圆场：“老爷，孩子还小，现在还不明白那些大道理，过些时日，他自会通晓的。”

刘钦看看刘秀，又看了看刘缤，知道刘缤性情刚毅，已经明白刘家此刻所处的尴尬境地，故此雄心勃勃，时刻准备建功立业，对弟弟刘秀可能过于期待，便不动声色缓缓地说：“秀儿，以后千万要听你大哥的话，勤于修文习武，学成一身本事。常言说得好，贫不足羞，可羞的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的是贱而无能；老不足叹，可叹的是老而无成；死不足悲，可悲的是死而无补于世。人生一场，应当树立雄心壮志。至于稼穡之事，还是少去耽误时间为好。”

刘秀知道父亲并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点点头表示听到了，又理直气壮地吃了起来，还偷偷冲大哥做个鬼脸。刘缤见又是一拳打进水里，浪花也没激起几点，也没办法，只好闷头吃白饭。刘钦的大女儿刘黄看在眼里，不禁抿着嘴笑了笑，让刘缤更是觉得无趣。

刘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暗叹一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刘缤的心思，只是感觉刘缤太过直率鲁莽，倘若再帮他说话，必定助其声势，对刘秀以及几个儿子心性发展反倒不利，也就默不作声。

大家吃过饭，刘钦难得一日清闲，便趁着兴致，带孩子们去了院子后边的演武场。这里很是宽阔，旁边架子上兵器齐全，平日里供衙役和几个儿子强身健体活动筋骨，遇到紧急时刻，也可以集合军队。

有父亲在跟前，刘缤格外兴奋，自告奋勇要把近日演练的拳脚兵刃展示一下，刘仲、刘嘉也不甘示弱，都想好好表现一番。

刘钦在兵器架旁的竹藤椅上坐定，兄弟三人各自拿起自己擅长的兵器开始表演。演武场顿时一片沸腾，刀戈相碰，叮叮当当，时不时火花迸溅。刘缤喜欢使用长矛，照他的话说，一寸长一寸强，将来上战场，长矛上下翻飞，不等对方近前就让他一命呜呼，那才叫过瘾呢！只见长矛在他手中如出水蛟龙，时上时下，灵活自如，刺出时夹杂着呼呼风声，很是勇猛。另外两兄弟也不示弱，刀戈挥舞得如同天女散花，眼前满是刀光剑影。

就在哥哥们兴味十足之际，刘秀却趁父亲不注意，悄悄从一边溜走，径直去了演武场东边的“稼穡坪”。

“稼穡坪”是刘钦在公务之暇和几个衙役开垦出的一块荒地。几经收种，如今也渐渐变得肥沃。地里种着纤细的秧苗和瓜果蔬菜，平日里都是刘贵和刘福照看，刘钦闲时也过来转转。一到秋天，地里就五彩缤纷，各种颜色凌乱地搭配着，随意而有致。每每看到满园的丰收景象，刘钦压抑的心就会一下子苏醒过来，恍惚中悟出，最美的生活不过如此而已，充实而平淡。

刘秀以前跟父亲来过园里几次，后来就迷上了农活。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田

里,身后留下一串脚印,渐行渐远。暮春时节的稻谷绿油油的鲜亮,好像涂了一层油脂。果树也都开了花,红红白白映入眼帘,一阵风吹来,花簇调皮地上下跳动,让人目不暇接,夹带着花的清香飘进鼻孔,刘秀忍不住连打两个喷嚏,格外舒畅。

自从迷上田地和田地里的庄稼,刘秀偷偷看过许多关于种植的书,对于各种花草也略知一二。这会儿,他细心地查看每棵果树,从根到枝到叶到花,一丝一毫都不放过。还好,没有被虫害的迹象。正仔细察看,就听见刘黄在后面喘着粗气喊:“三弟,快点回去,爹正找你呢!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刘秀没想到大姐会找到这儿来,匆忙地想,父亲若是真动了气,以后再来园中怕就不容易了。忙跟着往回走。一路上刘黄喋喋不休地责怪他不该乱跑,这下可好,大哥告的状不用说是实情了,想辩解都没借口。

径直到了演武场。他们兄弟三人已经练习完,个个汗流浹背,四散着坐在一边休息。刘钦喝着茶,听小女儿伯姬背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伯姬把脑袋一歪,清脆的声音和百灵鸟鸣叫一般,“君子好逑…君子好逑…”小伯姬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爹爹,我,我忘记后边是什么了……”伯姬终于涨红了小脸,低声向父亲解释。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刘秀边走边流利地接过来背诵,脸上带着自豪的表情。不过因为刚才在“稼穡坪”里侍弄果树,脸上一条一条的都是泥痕,模样有些滑稽。

刘钦心头一动,略略宽下些心。不知为什么,刘钦隐隐觉得这个小儿子并不完全像刘缤说得那样胸无大志,他倒凭直觉认为刘秀机智而不乏迂回,深藏不露,很有几分大巧若拙的味道,而这一点,正是爽直的刘缤所缺乏的。不过刘秀众目睽睽之下又偷偷跑去了“稼穡坪”,这一次可不能一笑而过,否则刘缤大失面子,以后在弟弟们面前的威信就小了。

“刘秀,你不练武不习文,大好的时光往‘稼穡坪’里跑,你自己说说,这是不是你的错?!”刘钦仍然脸色温和,但语气中透出不容置疑的严厉。

“爹爹,您不是经常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天下,各地灾荒不断,路上到处都是逃荒难民,说饿殍遍野也不算太夸张。我接近稼穡,务求根本,孩儿觉得并没什么不妥。”刘秀白皙的圆脸一扬,一副据理力争的模样。

“刘秀,你怎敢这样和爹讲话?!”刘缤本来就气不顺,这下更是黑了脸,冲过来就要扭住他的前襟,刘黄赶紧上前挡住。

“大哥,三弟确实不对,不过你也先别发怒,问明白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再教训也不迟。”刘黄摆出大姐的护犊劲头,拉住刘秀往身后拖。

“文叔,其实你说得未尝没有道理。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灾荒,以一人侍弄稼穡怎可挽狂澜于既倒?当年项羽说过,不学一人敌,要学万人敌,就是讲究胸有大志,能掌握经天纬地的大本领,到时候提纲挈领,才能实现男儿抱负……这样,你把你大哥教你的拳脚阵法演练一遍给我看看,倘若可以,就准你再去园里,不然,就好好练武习文,不能瞎跑!”刘钦捋一把颌下短须慢慢说。

“好，练就练！”刘秀折身拿起父亲专门为他量身制作的短杆刀，自顾自地练起来。起初动作零乱，渐渐地似乎找到感觉，刀刃上下纷飞，呼呼作响的风声中，搅得地下草叶左右飞旋，阳光下时不时溅起白光一片，惊得刘缤兄弟个个目瞪口呆，张开嘴巴合不拢。

一通刀法练习完毕，刘秀缓缓收刀，走到父亲旁边，额头上溢出一层汗珠。

太不可思议了，刘缤、刘仲和刘嘉在原地定神半天，怎么也想不出，他什么时候练得这么好。

刘钦微微一笑：“文叔，刀耍得还算不错。不过兵贵实战，我看还是你哥哥们更胜一筹，还要好好向他们请教。”刘秀恭敬地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

斗转星移，窗外日升日落，天气暖了又热，热了又凉，日子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间悄悄溜走，想抓也抓不住。倏忽间，一个季节一个季节走马灯般地闪过，正如刘秀所感觉到的，充实而平淡。

虽然刘秀还是忘不了那些花花草草，但练习刀枪和阵法还是勤奋很多。刘钦近时常很晚才回来，而且总是面带愁容。全家上下都莫名其妙，却不敢轻易询问政务上的事情，只能私下里猜测。这天已过亥时了，房外终于传来稳重的脚步声。樊嫔知道是丈夫回来了，连忙吩咐刘妈去热饭。

“老爷回来了？”

刘钦点点头，径直走进书房，坐在书案前，沉着脸一声不吭。

“饭已经热上了，老爷还没吃饭吧？”刘妈小心翼翼地问。

“吃过了。”刘钦面色愈发阴云密布。

樊嫔都有些惊奇，平日里就是再晚，老爷也会回家吃饭，从不喜欢和别人上酒楼，今天倒有些反常。

“刘福，你一整天跟着老爷，老爷在哪儿吃的饭？”樊嫔都悄悄把刘福叫了出来。

“回夫人，是在太守署衙吃的。今天安汉公王莽派使者来汝南郡巡视，太守大人和属县的县令都要求陪宴，老爷也去了，回来后就不高兴了。”

“哎，知道了，你也快回去吧！”樊嫔都叹了一口气，“对了，我这儿还有点补品，你带回去。多给你媳妇加点好吃的，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可要注意。”

“不行，我不拿夫人的东西了。”刘福赶紧推辞，“前些日子送的东西还没吃完呢，我不能再要了。”

“拿上吧！你也知道，我从来就没把你们当下人看，只要孩子平安，比什么都强。”樊嫔都让刘妈把东西塞给刘福。

樊嫔都转身回到屋里，刘钦还在沉思，微闭着双眼。

“刘福媳妇马上就要生了，家里又要添丁喜庆了。”樊嫔都有意找个高兴的话题打破沉闷。

“是啊！刘福这两天一直为此高兴着呢。毕竟，平民的幸福是如此容易，唾手可得啊！”刘钦说话的时候，眼里分明闪过一丝悲伤。

刘钦家本是汉帝宗室一脉，高祖九世之孙，汉景帝的嫡孙，说来也是正宗的皇家血统。不过到了刘钦这一辈，已经渐渐和巍峨的皇宫相去甚远，官职上只是个小小的南顿令，一辈不如一辈，正如汉室江山一样，一直在走下坡路。新近有消息传来，安汉公王莽的女儿已被聘为皇后，不日将举行婚礼。如此一来，本就控制着朝廷大权的王莽更是成了太上皇，整个宫室就是他的天下。对朝廷情形略为熟悉的人都会忍不住猜想，这汉室江山不久或许就要改姓王了。局势败坏到这种地步，刘钦感到汹涌湍流下更为险恶的潜流，他不仅为大汉皇室担心，同时也更为自己一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

刘钦表面上还是照常处理公事，市面上也仍然显得井井有条，但刘钦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片刻宁静，山雨欲来，阴风正在迫近。

当刘钦憋不住把内心忧虑吐露出来后，樊嫔都反倒格外平静。

“老爷，不论这天下姓王还是姓刘，反正我看这南顿令也做不多长久了，倒不如我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回老家春陵，种几亩薄田安然度日算了。”

刘钦长长叹口气：“唉，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归隐田园，独善其身？可你想过没有，真是那样，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再说，如果王莽真的篡位，他会放过我们宗室子弟吗？我们无法享受像刘福那样的平淡幸福哟！况且还有这一大群孩子，他们的将来怎么办，也跟随我们默默无闻老死乡下？尤其是缜儿，他年龄不小了，而且性情刚烈，经常以天下大任自居，他甘愿回去侍弄几亩田地吗？”

“缜儿自幼就有一般人没有的魄力，说来颇有高祖遗风，况且他体格健壮，勤于习武，或许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樊嫔都点点头若有所思。

“你说得是。不过我担心，缜儿性情豁达，容易结交士人，这是好事。但他不大喜欢看书，修养不够，不懂得收敛锋芒，是其最大的弱点。如果将来兵荒马乱群雄并起，他的性格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的世道？君子外圆内方，才是制胜之道。从这方面讲，倒是秀儿机敏过人，性情温和，虽然热衷于农事，但我看他热衷农事也只是借此养性，深得韬晦真谛，未必不是可选之才。”刘钦阴沉的脸上忽然微微笑了一笑。

“人家都说老爷有相人之术，这话自然有道理。对了，听济阳百姓讲，生秀儿时红光满天，真有那么回事吗？”樊嫔都猛然想起来，好奇地问。

“哪里有那么玄乎？当时正值寒冬，况且又是半夜，为了取暖照明，我让人搬来十几个炭火盆放在外屋，又点了许多支蜡烛，里面火光是红的，而窗外则银装素裹，所以常人看起来就好似红光映天。夫人饱读经书，孔子不提神魔鬼怪，你怎么问开这种幼稚的问题？”刘钦温和地看着妻子。

“话是这样说，可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天生贵胄。”樊嫔都眼中亮光闪闪。

“唉，我整日忧虑繁忙，整个家就靠你支撑，孩子们得到的教诲，说来全是你的遗风，我这个为夫为父的真不够称职！但繁忙有什么用，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啦！”刘钦深深叹一口气，起身走到门外仰望着苍茫的天际。夜风凉如清水，刘钦禁不住连打两个寒战，但他仍然突兀地站立着，久久一动不动。

或许连日忧心忡忡，或许昨夜吃了凉风，早晨起床时，刘钦忽然发起高烧，浑身无力，昏昏沉沉。樊嫔都急切间不知如何是好，连声叫唤老爷。刘妈和丫头春萍听到声音，顾不上主仆名分，都冲进房里。

“萍儿，快去打水伺候老爷，刘妈，叫刘福请郎中来，要快。”樊嫔都虽然很着急，但做事仍有大家风范，有条不紊。

春萍答应着飞快地跑去打水，迎头碰上赶来的刘缤、刘嘉、刘仲和刘秀四兄弟，他们四人早起练功，听刘妈说老爷病了，就急急跑了过来。

“没事的，可能昨天受了点风寒。缤儿，你去县衙让县丞王大人带人去城外设粥棚，规模要大些。”刘钦略微清醒些，见几个儿子都在跟前，忙尽量大声说。

“爹，您都病成这样了，还管他们干什么？我就要陪在这儿，哪里也不去。”刘缤拧着眉头固执地说。

“你懂什么？！方圆几十里难民有多少，他们就等着官府施舍一点稀粥来活命。若是粥棚耽误一天，就得有多少人因此而饿死。你成天念叨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事情到了眼前，你那些已任都到哪里去了？！”刘钦说得急促，咳个不停。

“爹，孩儿这就去，您快别生气。”刘缤见状忙不迭地说着，转身跑去找县丞了。

与此同时，刘福领着高郎中急急走进角门。高郎中是南顿县最有名的郎中，听说是刘老爷病了，丝毫不敢怠慢，背了药箱就赶来了。

仔细把脉后，高郎中沉吟一下，请樊嫔都悄悄来到外厅。“高郎中，老爷的病到底怎么样？”樊嫔都着急不安。

“夫人，在下方才仔细把脉，发觉老爷左尺脉弦，右尺脉弱，分明是积虚积弱不止一天，贴近老爷身边，能闻见老爷口中甚臭，这是痰多气急的缘故。这样一来，该实的非常虚，该虚的反而很实。老爷外症属于风寒病，吃几副药就好了，但严重的是，老爷的忧郁之疾年月已久，恐怕很难治愈啊！”高郎中说着摇摇头。

“高郎中，你就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医生，你难道也没办法吗？”听他说得如此玄虚，樊嫔都一下子坐在椅子上。

“夫人，在下自然会尽力而为，您别着急，慢慢调养会有成效的。”高郎中见樊嫔都脸色煞白，忙改了口，沉吟着踱到桌边研墨开药方。

一晃十多天过去，每日服用两三次汤药，整个院落都飘荡着浓浓的草药味道。但刘钦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时而清醒时而昏睡，身子热一阵冷一阵，直打哆嗦。全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连连搓手却无可奈何。这天高郎中复诊后，悄悄请樊嫔都来到外厅，压低声音说：“夫人，在下实在惭愧，在下的医术，能治其标难治其本，能治其外难治其内，实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刘缤站在旁边，又急又火，怒吼一嗓子：“什么？什么叫治不好了？！你说吧，你想要多少钱？！”

“缤儿，高郎中是你爹的朋友，怎么能这样说话！高郎中，他还是个小孩子，别介意。高郎中，老爷的病就指望你了，可现在……”樊嫔都话语凌乱，简直有点崩溃了。

“夫人，大公子，你们的心情我明白。只是老爷的风寒症状下掩盖着五内焦损，药物

不足以抵达病灶，小人医术浅薄，实在没有办法啊！”高郎中急切间几乎要掉下泪来。

樊嫔都扭过脸去，半晌无语。刘缙呆愣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刘府上下到处都是白色，过道里摆满了灵幡，白纸糊成的纸人、纸马、仙鹤童子，还有各色彩纸做的金山银山。走到后院，十余面白色帐幔在风中飘荡张扬，仿佛一个个巨大的手，抚摸着前来悼念吊孝的人们。用金纸串的金铙哗啦啦作响，搅得人心慌意乱。所有这些，都在告诉刘家兄妹，人的命真就这么脆弱，爹真的不在了，他们再没有可依靠的父亲了。

樊嫔都也病倒了，几天里明显苍老了许多，虽然内心承受着很大的苦，但又不得不在儿女眼前装作豁达一些。

等心情略略平稳下来，樊嫔都把刘缙叫到里屋，缓声嘱咐说：“缙儿，你爹不在了，你现在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这为娘的再怎么说是个妇道人家，心神不定的也帮不了你。你就和几个弟弟还有刘福、刘贵他们多商量，打理你爹的后事吧！为娘的想心静几天。”

“娘，你别操心了，孩儿一定不让你失望就是。刘福和刘贵他们老实稳重，我们多合计，一定尽心做好。”刘缙一下子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从母亲信任的眼光里，他知道自己真的长大了，要当家了。

顾不上喘口气，刘缙立刻招来家人：“刘福，你去通知我爹生前的亲朋好友，去给他们报丧，你一直在父亲身边，想来这应该能办到。”

“是，大公子，我这就去。”刘福像对待刘钦一样，认认真真地答应着，马上去了。

“刘黄，你和刘妈准备孝服，打点家里的琐事。”

“知道了，大哥。”

“刘秀，你去陪咱娘，多说说，别让她太伤心了。”

“是，大哥。”刘秀收敛起一贯的顽皮，满脸严肃，顺从地听大哥安排。

一一安排下去，刘府上下顿时井然有序。来来往往的宾客见状，听说这是刘家大儿子领头当家，纷纷称赞刘钦果然教子有方，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几个半大小子就能稳住阵脚，不简单。

没日没夜的忙碌，丧事终于办完了。这天傍黑时分，樊嫔都让刘福召集家人，商量返回家乡的事情：“老爷临终前说过，他不在了，这里无依无靠，住下去也没意思。倒不如搬回春陵老家去，那儿有我们的一些田产，勉强可以度日，不然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再说刘家族人都住在那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刘钦在南顿县上任三年，旧属吏都要一一前来拜别，府中田产、家具等杂物，能带的则带，带不走的就要卖出去。这样又折腾了好几天。

终于忙活完了，樊嫔都让刘福和刘贵招呼儿女们准备起程。刘秀清楚地记得，那日的天空很蓝，似乎有点透明，一切单纯而忧伤，和风徐徐中，一行人默默无语，走上了返乡的道路……

第二章 上下求索出路在何方

刘家上上下下十几口，行走在返乡的路上。此时已是深秋，到处都是衰草落叶，瑟瑟秋风凄凉哀婉，更增加了每个人心头的凝重。

春陵老家刘钦的胞弟刘良听说哥哥一家返乡的消息，一面准备安葬事项，一面收拾房屋。刘良早年曾被举为孝廉，做过萧城县县令。后来他深感于汉室颓败，臣强主弱，不是好兆头，再加上自己是皇家后裔，将来一有风吹草动，自己必然先要惹祸上身。于是就上书托病，辞官归隐家乡，倒也逍遥自在。

刘良早就听说刘钦的儿女们个个文武双全，颇有成就大业的志气，便希望能借助刘缙兄弟成就汉室的一番事业，倒也冲淡不少丧兄的哀伤。

在刘良安排下，隆重而又不甚张扬地为刘钦举行了下葬仪式。忙忙碌碌中，秋风渐渐冷入肌骨，冬天来临了。隆冬时节，白水堤上多了一块松柏苍郁之地，后面是一排简陋的草屋，在风中瑟瑟发抖。

刘家四兄弟跪在坟前，脸色冻得发青，沉重刚毅，默默地向父亲致哀，这是他们每日必修的功课。刘钦的死使他们失去了父亲，没有了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但也让他们很快懂得了男子汉的责任，更加明白他们汉室子孙的特殊命运。

依从古礼，为人子者要守孝三年。但寒暑之际，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往往搬回宅里，等春秋时节再尽孝道。但刘缙兄弟却不满足于表面文章，他们坚持吃素穿素，天天忍受着寒风，为父亲扫墓守灵。年轻轻的就如此通情达理，深受同乡人的赞赏。刘良每次远远地驻足观望，总要赞叹地颌首，好，孺子可教！

这天天还不亮就呼呼地刮起了大风，樊嫔都在睡梦中被风拍打窗户的响声惊醒。看着晃动不定的窗扇，想到儿子们此刻一定冻得够呛，尤其是刘秀，没吃过什么苦，体格弱小，特别怕冷，她便再也睡不着了。

好容易挨到天亮，樊嫔都赶忙让刘福叫孩子们回来。并特别吩咐说，告诉孩子们，这天寒地冻的，他们要是冻坏了，不但她这当娘的心里受不了，就是他们埋在地下爹爹，也不会答应。孝也得讲究个程度，太过了就是愚孝！

刘缙兄弟一晚上被冻醒好几回，无奈何，刚过半夜就早早地都爬起来。看着茅屋上的茅草乱飞，雪花已经絮絮扬扬地洒落下来。他们掖紧衣服蜷成一团，互相安慰着直哈热气。

刘缙不声不响，从茅屋中拿出自己的兵刃，举起来晃晃说：“与其在这里干冻，倒不如咱们开始练习武艺。别看天这么冷，一趟拳脚下来，保管全身出汗。你们没听说过吗，冷风是小人，专拣怕的欺。来，咱们齐头并进，把风雪当成对手，狠狠地砍杀！”

其余三兄弟都很赞同，各自拿起武器，操练起来。伴着片片雪花，在风中尽兴地

舞动，仿佛父亲正在看着他们一般。

知道母亲叫他们回去，大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不敢怠慢，草草收拾兵器就随刘福下山坡去了。樊嫔都正呆望着铅灰色的天，焦急地等待孩子们回来。大门嘎吱一响，刘福他们像雪人一样，银装素裹地往门厅走来。

樊嫔都快步迎上去，一迭声招呼刘妈给孩子们扫雪，看着刘秀冻得发红的小脸，樊嫔都过去拉住他，却猛地一打哆嗦，原来他的手冰冷得如同一个冰砣。樊嫔都忍不住鼻子一酸，把刘秀揽在怀中，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掉，落进刘秀的脖子里，温热成一片。刘秀抬起头，发现母亲哭了，赶忙安慰说：“没事，娘，我们天天跟着大哥练武，还出汗呢！”

樊嫔都扭过头看着刘缙：“缙儿，我看你们还是搬回来住吧！这么冷的天，万一你们有个三长两短，你爹在九泉之下也会挂心的。”

“娘，爹是在为国忧劳中去世的，孩儿们理应守孝，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况且要完成爹的遗愿，不经历一番磨炼怎么成呢？”刘缙知道母亲要这样说，早有准备。

“可是，娘就是怕你们被风寒伤了身子。”樊嫔都知道刘缙的执拗脾气，可又心疼他们，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刘良进来了。

听了樊嫔都的顾虑，刘良摆摆手说：“嫂子，我看这个不妨。男子汉要成大业必定要经历磨难，他们兄弟自小虽说没有娇生惯养，但也没受到什么挫折，这也算是历练，对以后的建功立业大有裨益啊！”

樊嫔都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她只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关心孩子，却没从这一点上想过他们的前途。既然刘良也这样说，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回去守灵。

刘缙他们拜别叔父，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拿了几床被子出去了。刘良其实是有事来找樊嫔都，等他们兄弟走后，坐下来慢慢对嫂子说：“嫂子，这几天来我一直合计着，我们刘家虽是同姓皇族，却一辈辈地衰落到这穷乡僻壤。如今朝廷上王莽掌握大权，刘家皇室命运很难预料。我再三观察，宗室子弟已成年者，唯缙儿兄弟可成大事。在他们之前，子侄辈如刘赐、刘玄、刘稷、刘社都闲在家里，不但憋闷得慌，而且无事生非，越发不成气候。我想让他们跟随刘缙兄弟练习武艺，操演兵法，然后我再找先生教授他们学业，将来一旦天下有变，强者可以风起云涌，弱者可以明哲保身，咱们做长辈的也算是尽心尽力了，嫂子你看怎样？”

樊嫔都知道小叔一向很有见识，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单凭刘缙兄弟未免势单力薄，能联合起其他族兄弟，一方面势力大增，再者也算替族里做点事儿，当下便答应了。

刘良见嫂子如此支持，便立刻回去召集孩子们。

次日凌晨，刘缙、刘嘉弟兄又像往常苦练不止，刘秀忽然停下来盯住远方：“大哥，你们看！”山坡下一大片黑影正缓缓地向这边靠近。大家紧张地握紧兵器，等对方走到近前一看，不禁为自己的紧张兮兮感到好笑了，原来为首的是叔父刘良，背后跟了

一大帮同族兄弟。

“缤儿,这都是咱们族里的子弟,说来都比你年龄小,以后这些人就由你管教。你教他们习武学文,将来助你成就大业。”刘良赞赏地看着满头是汗的刘缤。

刘缤随口答应着,把这帮年轻人挨个儿打量一番,发觉他们虽然身材挺直,但大都有气无力,满脸倦容和无奈,一看就是好吃懒做被叔父硬逼着来的角儿。不过尽管如此,刘缤想着以前操练阵法时,就他们四个,连个队伍都列不成,现在一下子有了像模像样的队伍,还是兴奋得不得了。

从此,旷野墓地不再孤寂,每天都是人喊马叫,刀戈撞击声不绝于耳。开始几天,新来的刘家子弟还感到新奇,练得很起劲,但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除了一个叫刘稷的以外,大多叫苦不迭,唉声叹气。不过刘缤已经俨然成了百夫长,训练起来丝毫不放松,天天逼着他们,稍有偷懒便严加惩罚。

这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寒风似乎也不那么刺骨。刘秀见大哥忙得无暇顾及自己,便偷偷溜下山坡。圈在方寸之地这么长时间了,刘秀终于耐不住性子,信步四处瞎转。为了不让大哥发觉,刘秀迈碎步跑出好远才停住脚步。

走出一段后放慢步子四下观望,满眼层峦丛叠,起伏不断的丘陵中,东边两座山峰略微高些,白雪中几树松柏郁郁苍翠,分外醒目,山丘间云气浮动,颇有几分神秘气息。在云气袅绕中,大小山峦丘壑形态各异,变幻无穷。刘秀暗暗感叹,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绝妙的世外意境。

正看得痴痴呆呆,忽然听见后面有草声响动,好像不是风吹,这荒郊野外的,会是什么呢?刘秀心里打了一寒战。

“嘿!”草丛中猛地站起一人,冲刘秀挥手扮个鬼脸。

刘秀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仔细一看,竟是另一个叔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暗骂这个猴精,平日里好吃懒做,惯耍小聪明,这回自己好不容易溜出来,他倒眼尖,不但悄无声息地跟在屁股后头,还装神弄鬼吓唬自己。这要是让大哥知道,两人都好过不了!

“刘玄,你是不是一直跟着我?!”刘秀气得憋红了脸。

“文叔,小人窥视曰跟踪,岂是我辈所做勾当?我只不过是看看你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也好大家分享。”刘玄嬉皮笑脸。

“你不好好练习阵法,注意我干什么?我出来撒泡尿,有什么好看的?”刘秀害怕刘玄回去告诉大哥,急忙换成和善脸色。

“好,好,我们谁也不说谁了,就当我们都是出来拉屎的。”刘玄鬼机灵地打圆场,跟在刘秀后边,慢悠悠地东看西逛。

“唉,风雪酒家天,往常这时候,我正在酒馆和几个朋友吆五喝六呢,现在却……文叔,你说咱们容易吗?我那伯父非得逼着咱们练习兵法,舞刀弄枪的,一不小心还磕破手脚。美其名曰什么振兴汉室,其实如同蹲了监牢,完全没有自由。哼,等长大了,我一定要做天下最大的官,到时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我,包括我爹,还有伯父。”刘玄站起身来,眼神迷离地望着远处,好像眺望自己将来当大官时的

景象。

“这你就说差了，天下最大的官是皇帝，谁敢生出做皇帝的非分之想，那是要杀头的。不但要杀头，还诛灭九族，你敢吗？”

“是吗？”刘玄下意识地摸一下脖颈，“那我就不做了，我可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不怕砍头，我长大了要做皇帝！”刘秀忽然抬高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就你？人家都说你一心扑在庄稼上，你都敢做，那我也不怕，我也要当皇帝！”刘玄不甘示弱。

“天下怎么能有两个皇帝呢？”

“那怎么办？”刘玄也犯难了，好像真的他们都是皇帝了。

“算了，我还是不做皇帝了，我做宰相，帮你治理天下吧！”

“好啊，好啊！”两人高兴地又跳又叫。

玩了半天，两人才悄悄回去。从背面爬上山坡，见大哥还在手把手地教刘赐他们，好像没注意到自己，两人放下心来，若无其事地大摇大摆从大哥眼前走过。刘缤看见他们叫道：“别在这里，到一边练去，练习累了就歇歇，我正忙着呢，刀枪可没长眼睛！”两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茅草屋里，捂着嘴偷笑。

三年时光白驹过隙般匆匆流逝。

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病死，王莽趁机把持朝政，在姑母王太后的支持下，立年仅三岁的广戚侯刘显之子刘婴为帝。这样一来，皇室孤弱，没了和自己抗衡的力量，而德高望重的王太后又对自己很是欣赏，王莽感觉前景一片光芒，他开始大展手脚，仿效当年的周公辅佐成王，居位摄政，称摄皇帝，实际上把持着实权，是不坐在龙椅上的真正皇帝。

这一年，父亲的孝期终于守完，他们兄弟搬回家中。

也是这一年，皇家宗室子弟安众侯起兵反莽，但寡不敌众，很快失败。

时事变化，运况更迭，眼看着刘家由盛转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忧一喜，修养之福。该给刘家冲冲喜了。”刘缤默默地想，“爹不在了，什么事情就由我挑起来吧。”于是他主动向母亲提起，托媒人搭桥牵线，在舅父樊宏的撮合下，与新野令潘临的侄女潘氏订下亲事。

等各种礼仪一一完备后，双方选下黄道吉日，择定良辰佳时，拜堂成亲，父母共庆亲族同贺。人逢喜事精神爽，母亲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开了一些。潘氏过门以后，对待全家上下都很谦和，特别是对婆婆樊嫫都更是细心周到，形影相随，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刘缤为娶到贤妻而欢欣，更为母亲脸上难得的一笑而宽慰。

刘缤娶妻后不久，也给刘元找了本乡一家富庶的门户，小伙子姓邓名晨，一表人才，性情也很随和，大家对他很是满意。

自从搬回家后，刘秀就开始有了个想法，到京城去，进太学多懂些学问，还可以观

望朝廷动向。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大胆的想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只是想平静地读些书罢了。琢磨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樊嫔都。正好刘秀舅舅樊宏来家中闲坐,说外界纷纷传言王莽已经不满足摄皇帝,他一边安排心腹大臣联名上奏,威逼当今皇上禅位,一边调兵遣将,准备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总之刘家江山就要日落西山了。樊宏感慨地说,可惜咱们现在如同井底之蛙,消息闭塞。应该派个人到京城当作耳目才好。但让谁去,却是个大问题。

大家相对默坐,樊宏忽然说,遍观整个宗族子弟,有胆有识者莫过刘缤,但他遇到事情过于急躁,不肯容忍,太刚则易折,这是一大不足;其余的,或勇力不够,或耽于安乐,都不让人放心。唯独刘秀,别看平日里不声不响,其实肚子里的道道倒不少。这孩子秀在内,拙在外,隐忍不发,或许哪天能一鸣惊人。刘良也点头说,刘秀这孩子我看是条潜龙,不妨就叫他去京城游历一番。

樊嫔都听他两人把刘秀抬得这么高,一时竟估摸不透刘秀是否真如他们所说。不过他们都有一套见识人的本领,想来是不会错的。刘秀主动要求去长安,似乎正应了他们的谈话。樊嫔都虽然不大放心,但却没让刘秀费多少口舌就答应下来。

接连几天,樊嫔都细心地替他收拾行李,每一件衣服都要检查好几遍,唯恐哪儿没有缝好。刘秀看着油灯下的母亲,想着关山万重,前几天被激荡起来的雄心忽地又沉沦下去,他甚至不想走了。但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刘秀默默地垂下头,心情变得异样沉重。刘府上下立刻都知道了刘秀要游历京师的消息,惊讶之余纷纷过来劝勉。刘福主动请命,让自己的儿子刘斯干做随从,说刘斯干别看年龄小,人很乖巧,又能和公子谈得来,路上可以和公子有个照应。就近择个吉日,他们终于上路了。